

东海童话

贝玛很有把握他从没见过别样吾,可是别样吾见到他的第一面就叫他贝玛。他同时自我介绍,他叫别样吾。他叫他贝玛,同时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。这样,他也可以叫他的名字。有了名字的好处,在于那个人就有了称呼,提到那个名字的时候说的就是那个人。每个人都有名字,不是他自己需要名字,是别人。是所有与他相关跟他打交道的人需要,如果他不与他人打交道,他与任何人无关,名字对他则毫无意义。

祭司是寨子里最聪明的一个人,所以寨子里的人家经常会请祭司给新生的婴儿起名字。哪怕祭司不再是祭司了,他也仍然肩负着起名字的责任。给别人取了十几年名字的别样吾,从没想过有哪一个人自己不需要名字。一个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,在别样吾漫长的一生中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天经地义,所以,遇到一个陌生人,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。我叫别样吾。

昨天夜里,奇力告诉我你今晚会来。

奇力这个老家伙死了几十年了,他死的时候还没有你呢,你怎么听说的奇力?

为什么你要说奇力死了?我们每天都会见面。昨天他说你会

来,他说你来,你果然来了。

他们说奇力是别样吾当年的搭档,是南糯山七十年前的巫师。对于别样吾,奇力已经是故人往事,早已经翻篇儿了。

贝玛说昨天夜里,也就是说奇力和他刚刚见过面。而他别样吾上一次见奇力,已经超过半个世纪。他很好奇故人奇力会对贝玛怎么说,贝玛知道他是谁吗?

看贝玛的样子,比他的几个曾曾孙还小,他也许也是奇力的曾曾孙,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?老奇力这个调皮的家伙,他一定会有好多个子孙留在南糯山上。

他说没说我来找你做什么?我说没说别样吾为什么还活着?当年他就说过,我是个长寿相,我会活得比儿子和孙子还久,若是见到他,我一定要问他,这是个比天还大的秘密,他是怎么知道的?

你来找我,应该是我来告诉你做什么。一个人活多久算不上秘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,他活多久是他自己的事。

算不上秘密?那你能告诉我,我还能活多久吗?我已经活得很久了,我已经厌倦了。

不用厌倦,没多久了。

布朗人贝玛,你没有骗我吧?布朗人不骗人。

布朗人贝玛

马原

当年老奇力也说过布朗人不骗人。那时整个南糯山只有他一个布朗人。现在南糯山也只有我一个布朗人。

脸上只有浅浅皱纹的别样吾狡黠一笑。

未必吧。你的老祖宗当年可是个风流小子,不可能只留下一根独苗。

我没有老祖宗,我就是一个人。

没有老祖宗怎么可能有你呢?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吗?你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吗?

孙悟空是什么?它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?

别样吾想象贝玛会这样反问他,可是贝玛没有。他心里很有把握,贝玛一定没听人讲过西游记,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孙悟空是何方神圣。

贝玛,我知道你经历过的一切,你都会记得很清楚。用他们汉人的话说,叫过目不忘。我找你,是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。

你是奇力的朋友,你说,我会帮你。

我跟奇力不是朋友,我们是搭档。

我说了我会帮你。

你连我要你帮什么忙都还不知道,你本来可以先问清楚了再答应。也许你对我的事不感兴趣,也许你会嫌我的事太麻烦,你可以不那么快就答应我,你可以在我说了什么事之后再告诉我你愿意帮还是不愿意帮,我都会接受你最终的决定。

你一定要说的话你就说。对我来说,我已经决定了帮你。你说吧,你说。



海棠 齐铁偕 诗书画

不须惆怅怨东风,万户千门细雨中。知是故人今又至,海棠不减去年红。

我从小兴趣杂乱,各种爱好都想尝试一番,如今它们都变成了我的工作,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?但有一点是明确的,因为做着喜欢的事,就没有工作和休息的分界了,差不多所有时间都在工作,便也觉得所有工作时间也都是玩儿。在学院里学了四年钢琴教育、六年作曲理论,毕业之后却成了面向公众的古典音乐讲者,每个周末飞去各地的剧场讲课。

有一次住在北大楼,同宿舍的莹莹说,早上出门我在读谱,中午回来我在读谱,晚上回来我还是坐在那里读谱。我总是想知道作曲的秘密是什么,想知道音乐为何感动了我?至今我依旧没有答案,只觉得要为那些在钢琴边上读谱的孤独时光做些什么。到了40岁,我告诫自己要放下执念,却又总是靠着某些执念赶走生活中更多的失落感。

山本耀司说:“自己”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,撞上一些别的什么,反弹回来,才会了解“自己。”深感认同。海顿遇见莫扎特,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歌剧,虽然距大师十万八千里,我适合做什么呢?有时候在视频平台里刷到一些歌曲,不忍卒听,觉得也许我可以来试试作曲。有时候在机场,零星地记录下一些乐谱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心里有一个哀伤的旋律起起伏落,知道明早醒来一定会忘记。关灯,找笔记本,把它写下来。

手上这本《落日音乐会》收录了我前两年写的八首钢琴小曲。它们只是日常生活中冒出的小旋律,谈不上是我心目中的钢琴曲,但却符合当下城市生活的心境。后来这些乐曲都被拍成了MV,供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作弹奏参考。《圣诞快乐》,欢快的节奏里带着些许哀愁;《十月车河》描绘秋日下班时驱车回家的小小幸福;《月色真好》算是一首情歌,爱到最后不论聚散分离都留下花好月圆般的释然;《绿海》怀念在热带小高度假的时光,大海有几百种蓝绿色,每一天都丰富多彩;还有歌声逐流水,吹笛到天明的《朝夕》;以及曾经烈日下、乌云下、暴雨下的《忧愁小镇》,后来变成了小城市,变成了购物中心和高楼大厦,它从前破落又可爱的样子,从此只留在你的记忆里。

我不知道作曲是什么,是倏然出现的灵感?还是虚空中的创造?对我而言,是每时每刻做出的判断和选择,是在解决各种错综问题时所感受和经历的美。对这种美的着迷及对自己的不满意,让我断断续续又不停止地写啊写。而写作是多么迂回的事啊,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作战,看见自己的无知、急躁、轻慢、麻木和倦怠。可一旦开始写了,身边的一切就都对了,它们行动自如,自动归位,举重若轻,天高云淡。我常常想,钢琴家为什么演奏?又是什么让我不由自主地坐在钢琴旁边?或许写作和演奏是一样的,都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生活和生命。此刻,窗外落日壮丽,黄昏瞬息万变又岿然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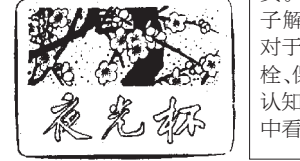
二位都接受过胡老师的采访,他们的对话收入《黑白之道》和《境界》。我欣然从命,按照胡老师提供的联系方式,认真地写了信,寄走了书。没想到二位先生都有回应,吴文俊先生给我回了信,而金先生虽然没有写信却回赠了我喜欢的两本书,其中一本还

夏天是吃瓜的季节。

白玉苦瓜上市了。年轻时不喜欢苦瓜,渐渐的,能清火的苦味可以接受了,尤其是这种比绿色的苦瓜苦味淡很多,口感也没那么硬的白玉苦瓜。白玉苦瓜去头尾,对剖后用小勺刮去籽和内壁的白膜,斜切成容易入味的薄片,撒盐腌晒后洗净沥干,焯水,加入蒜泥和乳腐,焗上几分钟即成。这道蒜蓉乳腐焗苦瓜,是夏日里清凉的快手菜。白玉苦瓜长得美,余光中先生写过一首以它命名的现代诗,吟咏的虽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白玉苦瓜,但“饱满的圆臑啊酣然而饱那触角,不断向外膨胀/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”的描绘真是传神,让人读了舌尖上仿佛漾起略带回甘的淡淡苦味。

这几年,上海的生鲜平台上也能买到棱角丝瓜了。这种丝瓜棱明显的丝瓜小时候我在闽南常吃,家里也种过。丝瓜好种,播种后迅速出苗蹭高爬上瓜架。产量也丰富,炎夏里结出的瓜多得不吃不完,过于成熟的便让它留在藤上,风干后抠出瓜瓣制锅汤碗。但丝瓜其实不太适于种在小院里,它的叶子过于繁密,密不透风覆在头顶上,这对于夏夜要在院子里乘凉的人们来说真是巨大的烦恼。棱角丝瓜比外表平滑的丝瓜脆,切开不易发黑,炒食烧汤都好。有一年我去厦门,当地的朋友请我吃饭,席间有道菜是将棱角丝瓜包在锡箔纸里烤制的,鲜美的味道至今念念。

在网上结识了一位湖南姑娘,学会了紫苏黄瓜和紫苏南瓜两道菜。紫苏黄瓜是把黄瓜煎透,加入老抽蚝油、盐、紫苏叶和一点清水,把水收干。紫苏南瓜也是类似做法,先将南瓜切片,煎熟,再加入切碎的杭椒和紫苏提味。这两个菜里的紫苏都是点睛之笔,紫苏霸道又清爽的香气提神开胃。很多人误以为紫苏就是韩餐里用来包烤肉吃的苏子叶,其实那是青苏子叶,适合生食



夜光杯

夏日食瓜

戴蓉

却不宜炒菜。这位湘妹子说,紫苏去腥增鲜,湖南老家的河鲜摊主往往会顺手送顾客一把紫苏。上海的菜场几乎见不到紫苏,自然也没有这样美妙的馈赠,于是我找来紫苏种子,在阳台的花盆里种了一棵。

今夏最让我惊艳的瓜是来自山东莘县的蜜瓜,据说是某农科院研发的品种。这蜜瓜外表平淡无奇,仔细看网纹没有密匝匝包覆完全,纹路并不明晰。然而蔬果重要的并非表象而是风味。蜜瓜当然不能不甜,但也不能一味傻甜,甜味要清朗,香气要馥郁,这才称得上是好瓜。蜜瓜什么时候从藤上摘下也大有讲究,卖瓜说每次摘瓜都是农科院的技术员亲自挑选,保证是九分熟的瓜,经过路途上的两三天,到了买家手上熟度正好。在冰箱里冷藏后,刀刀一入,一声轻微裂响。我顿时想起汪曾祺先生笔下以绳络悬于井中的西瓜,“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”。切片入口,口感并非平铺直叙,瓜心软脆甜熟,越到边缘越松脆,甜味越清新。

“春吃芽、夏吃瓜、秋吃果,冬吃根”,吃瓜度夏心自清凉。

《烂柯》是一部围棋文化随笔集,作者是与相识超过三十年的老朋友胡延楣老师。按说,这部书稿最配我的胃口,理当开足马力、大步流星地审读完成,然而在看到《一位“遛狗”的求道派棋士》这个题目时,我突然卡顿了,情绪久久难以平复。这篇文章是去年一月曹志林老师猝然离世后,胡老师写的第二篇悼文(第一篇题为《三个电话》,刊于“夜光杯”)。在曹老师病危和去世的短短几天内,我和胡老师电话、微信联系频密。他的两篇悼文,我都是第一读者。为一位逝者、师友,我俩所做的尽管只是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那样的微不足道,但这份情足够真,也因此当我在一年半后重见此文,便像当年的老名人秀哉那样无理由地“打挂”了!

“打挂”期间,脑子是不会停转的。我想起了与胡老师“三十年陈”的交情。没认识胡老师之前,先拜读了他的不少围棋赛事的报道和棋手的采访。后来赵之云老师送了我一本胡老师的《黑白之道》,这是胡老师对围棋界的一个重大贡献,他利用访谈的形式,记录了学者专家、专业棋手对围棋的认识,这本初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老书至今翻阅并没有过时的感觉。后来和胡老师熟络起来,得到了他惠赠的《境界》,拜读之后,感觉胡老师对于围棋文化的思考已经到了一定境界。这一时期,我的主业是编辑棋牌类图书,编过一本林峰老师翻译的《国际象棋诗选》,胡老师看到这本书后,便建议我寄赠给金克木和吴文俊二位先生,这

“烂柯”

杨柏伟

接下来的展区分为八个部分:先声、饱孕、灵光、风云、宏业、激情、往事和征程,它们展示了上海消防从清朝以来的变迁史。在第九个展区,重现了汶川地震时的救援现场。在厚实的玻璃地板下面,铺陈着碎石和水泥砖。视频墙上讲述的故事,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。参观临近结束时,工作人员说,还有小孩吗?我说,后面还有。他说,叫他们一起过来。我感到疑惑,还是朝身后喊了几声。一群孩子过来后,工作人员指了指一处暗门。我带着孩子们进去,工作人员打开了幕布,大屏幕上滚动着超大的各种各样的3D消防车。孩子们惊喜地尖叫了起来。从三楼往一楼走去,我问孩子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孩子反问道,你呢?我说,是真实和震撼。孩子想了想,我觉得是有趣和了不起。

在火与水的试炼中

徐畅

息。于是,预约了门票。下午就开车,带孩子过去参观。消防博物馆在中山西路上,跟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紧挨在一起。救援总队的大门漆成大红色,门口几辆消防车随时待发。走过这里,不禁产生一种紧张感。走进博物馆,一楼大厅停着一辆醒目的红色木质机械摇梯车。工作人员说,这是一九三〇年的消防车。拾级而上,在楼道左手边竖立着密密麻麻的木制云梯。这些云梯都是实物。可以想象,云梯上留下了多少汗水,多少生命得到了拯救。在那个机械不发达的年代,消防员就是靠着这些梯子冒着危险登上高处。到了二楼,展览以“防火”为主题,通过视频墙和一些化学实验,讲述专业的燃烧原理,以及逃生和急救知识。听完解说,小孩对我说,家里做饭会有火。爸爸,你要当心。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爬上三楼的陈列馆,几辆消防车的模型吸引

了我们。隔着玻璃门,看到上面的小字。这些消防车模型来历同样不简单,都是模拟国外的特种消防车。从墙上资料板得知,陈列馆有两万多件藏品,有些很有史料价值,比如:清末救火用的木制制双筒人力泵(也叫水龙)、一八八一年上海街头的消防栓、老式手摇警报器等。这些老式消防物品,跟城市的变迁密不可分。走到里间,两座手摇电话机发出叮铃铃的响声。小孩跑过去,拿起听筒贴在耳边。他看了看我说,里面有人。我拿过听筒,听到里面呼救的声音。原来是还原过去火灾的报警现场。里面急促的说话声、详细的地址信息,一下子将人带到这个紧急的时刻。我想到一条短视频内容。二〇二二年的世界杯期间,一群消防员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。眼看要射门了,警铃声响起,在一两秒钟的瞬间,消防员们没有一丝犹豫,立刻起身奔跑着离开。

签了名,这都是意外惊喜!胡老师长我差不多二十岁,忽然在围棋赛场见不到他了。偶尔碰到退休后的他,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摄影,我心里想:这是疏离围棋了吗?有一回看到预告,胡老师联袂刘知青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,话题是“人工智能与围棋文化”。鼻子底下的讲座,岂能错过?我全程洗耳恭听,并买了一本他俩合著的新书《对面千里》,讲座结束后混在粉丝队伍里求签名,自然被胡老师一眼发现。从这本书中,我明白胡老师对围棋文化的思考并没有因退休而“封盘”……

继续读《烂柯》,看到有关金克木、徐润周、朱铭源、陈祖德、赵之云等逝者的篇章时,我的情绪又一回回地低落、感伤。我记得一年多前,胡老师在微信里跟我说:把写过的围棋文字编一本集子就告别围棋,退役了!他把历年累积的棋书也都捐给了上海棋牌院,真有点“断舍离”的果决。胡老师其实是很想写一本《围棋美学》的,他在微信中跟我说:“我已经力不从心。又感觉既要有学术上的高屋建瓴,又要有棋史和技术上的严谨,必须有至少两人(一位美学家,另一位为棋手)组成的团队才行。”

十日谈

看展在上海 责编:沈琦华

这两年,小洋里的展览很丰富。一栋栋保护建筑里潜藏着许许多多精美的小展。